

中秋遐思

望天怀人、睹饼思人,除了思念故交,我还将怀想新友,他们是我今年五月初在海南认识的一群割稻人。他们是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过琼州海峡,到海南岛南端的三亚、万宁一带开动收割机帮助“打短工”的农民兄弟。

月到中秋也香甜

刘放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要到来。似乎天上的一轮月亮,也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中国大地上的人们,从很早很早以前,先民们就在乐此不疲地经营这个节日。中秋节以月之圆来昭示或兆示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祈福之愿。

中秋节还被称作仲秋节、祭月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等,的确源自对天象的崇拜,这个天象就是月轮。地上的人们,总算是熬过了酷暑,收获了粮食,那么,就对着天上神秘莫测的月轮祭拜一番吧,礼多人不怪,想必大自然亦同理,何况祭月、赏月之余,祭品也不会浪费,也不见谁凭空攫取一丝毫,还是任由我们这些虔诚的心有敬畏者享用,吃月饼、赏圆月、饮桂花酒。“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天大的事情!

过程足以媲美结果!人们在对中秋节的瞻望、打点中,其实是提前过起了节。

中秋佳节年年过,中秋时岁岁岁写;年年月饼不同香,篇篇小文架新桥。今年的中秋节,我望天怀人、睹饼思人,除了思念故交,还将怀想新友,他们是我今年五月初在海南认识的一群割稻人。他们不是当地农民,而是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过琼州海峡,到海南岛南端的三亚、万宁一带开动收割机帮助“打短工”的农民兄弟。

小文的新桥,能通达他们的心里吗?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傍晚的阳光,给戴牛仔帽、仅露出眼睛的蒙面侠马艳超镶上金边,田野四面的椰子树,似一群长腿黎家姑娘,窃窃私语评说这个开收割机的中原帅

哥。今年是他来海南收割的第八个年头,故地重游,崭新的收割机在稻香弥漫的田野驰骋。他知道我在田边为他录视频,顺光背对我时,不忘举手挥一挥;面对我的逆光中,则张开食指和中指的“V”形剪刀手,既与我交流,似乎也是呼应为他“打灯光”的太阳。一家的稻谷割完,田边“吐出”所有金灿灿的稻粒,接受主家微信付款,再转战下一家……

夜幕下垂,我再次走近这个群体。小马将履带收割机开到田边配套的货车上,打开车上储存的生活用水水箱,清洗头发、颈脖、上下身……他胸肌发达,皮肤被稻屑割出了一层红湿疹。之后,他从货车驾驶室拿出大盒方便面,向一旁老农借点开水泡泡,呼噜着照顾辘辘饥肠,边环顾周围夜幕下的海南风光。

旁边的几辆车,也都是汽车驮着收割机,在做晚饭。各自在车旁用自备的小号液化气瓶烧水,和面做面条或疙瘩汤,一时,收割后的田野弥漫了烟火中油盐芬芳。辛勤的收割人们虽远离故里,却依然将家的味道带到千里之外。

这群河南驻马店市的农民,以家为阵,开着两百多辆装载收割机的车,以三天时间奔袭两千多公里,来收割海南中国最早熟的水稻。他们自诩为“大地理师”,南林农场一地,就有三四十辆收割机。别家一般都是两人搭档,或夫妻,或父子,或兄弟。只有小马,一个人。

一问之下,才知道小马原先也是与妻子一同出行的。刚结婚时,他们小两口就是在海南的割稻中度的蜜月。夜晚,车头睡不下两人,他就让新娘睡在车上,他一块防湿垫垫在车旁,罩上蚊帐,做“护花使者”。两人本该说些悄悄话,无老农上车

下,只得高声谈论着对小家庭日后的规划和憧憬。身旁有蛙鸣阵阵,头顶群星闪烁,感觉都是他们的听众,倒也不乏浪漫。只是当两个儿子先后降临,尤其是大儿子上学后,他终于冷静地对媳妇说,我们在给人家丰收的田野理发,但可别荒废了自己家的田野啊!媳妇听懂了,就任由丈夫单枪匹马南下,她就像那首《十五的月亮》中所唱,“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

我觉得这是个难得的题材,充满着劳动的艰辛和欢乐,还有奋斗者、创造者的不朽贡献,他们的故事应该上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我怀着满腔激情写下他们的故事,编辑也如我所愿刊登了。

文章背后的故事,他们在读报的感激之余,也有缺憾和失落,说我只写了他们快乐的一面,没有写他们忧愁的一面。他们表面上的确是很潇洒的,他们的履带收割机很像坦克,货车就是运载坦克的战车。战车开到田边,爬上战车改开“坦克”,将“坦克”从车上配备的桥梁开下车,就在“稻菽千重浪”间开始收割,做田野的“理发师”。但真的理发师工具不过几百块钱,他们这一套行头,价格在三十万元以上,加上每天耗费的柴油,成本很大。顺利时能成百成千收款,不顺利时几天无分文进账,那就是在亏损。这是他们潇洒背后的窘迫。而过往高速公路上多少年来形成的农用车免过路费政策,也改变了。在柴油价格近乎翻倍大涨的时候,收起了高速公路费,一趟海南行,单程增加了上千元,压力太大。

我沉默了。我感觉自己心灵天庭有一片淡淡的云飞过,将一轮明月暂时遮蔽了。这群中原大地的农家汉子,他们手持汽车和收割机双证,每年驾驶“双机”,都是

从水稻最早成熟的海南岛开始,依次北上,两广、湖湘,还有江浙、安徽、四川、华北和齐鲁大地,直至东北大平原,再剑指新疆的南疆北疆。太阳从赤道往北推移,他们在海南的起跑线,一路仿效传说中的夸父逐日,追随太阳北上,哪里丰收他们出现在哪里。在他们看来,头顶的雁阵是天上的收割机群;那么天上看下来,他们是地上的雁阵吧?一路机器轰鸣,一路丰收赞歌。有时,海南水稻的二熟三熟,还会召唤他们勒马回头,杀一个回马枪。这一回头,心中真的油然而生出大地理师的豪情!稻谷、小麦、油菜,还有东北的大豆,他们通吃!他们在大地上经营着一个硕大香甜的月饼!可是,长途的奔袭,成本剧增,让他们不堪重负。

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我也想起歌曲《中国粮》中的歌词:“有粮天下安,没粮心慌慌,过日子图的是碗里有粮。”“一粒粒闪金光,照亮一个个丰收年,是咱中国粮。”种粮人以及为种粮服务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在年年挥写中秋月饼的文章,只不过他们不是在纸上写而已。

他们心头肩头,应该负担越轻越好。写此小文时,我联系了小马,得知他们正在湖南的常宁等待接活儿。酷热难熬,更难熬的还是活儿少,没法满负荷工作。几天不收割,机器上沾有的稻粒会迅速发芽,长出绿叶。希望中秋节,能有满负荷的收割活,那样,即便一天不吃饭也是快乐的,空着肚子也甜!

月到中秋也香甜,团圆清辉洒天下。遥祝这一帮夸父追日般的收割人,在辛勤的劳作中,能心想事成,收获平安和香甜的圆满。

花市灯如昼

许长安

有人说,新月似芽,半月如瓢,圆月如西子之明眸。不逢故乡的中秋月,已有20年。离家日久,奔波于生计,心里的小情小绪被生活的棱角磨得没了脾气,佳不佳节的,也没了计较。节过好,日子难熬,谁又不是这样?

常年一个人空对月,孀居的母亲也没抱怨过什么,只是今年,她小心地试探,问我:“中秋能回来不?”我鼻头一酸,心头一软:“回呀!”母亲立时雀跃起来。妹妹拖家带口,自是回婆家过了,有我陪着,母亲总不至于孤单。

走在老家热闹的副食品批发街上,往事被排队待售的月饼们勾了出来——

小时候,我最爱暑假。家里没人看顾,每逢假期,我就被送到九婶婆家寄养。她家靠近郊区,河里有抓不完的“姑娘蜻蜓”,地里有开不完的花野蔓草,床底下还有啃不完的瓜子仁儿——那是五仁月饼的经典馅料。

每当一麻袋一麻袋的瓜子被搬到九婶婆那间黑黢黢、凉飕飕的堂屋时,中秋就近了。敲瓜子,大人眼里枯燥无比的活计,在我的世界里,却是满满的快乐。我总是第一时间搬出磨到包浆的小板凳,乖乖地坐在桌边,摆好一块红瓦片,紧攥一把称手的小铁锤,焦急地等待解开麻袋。

麻绳被剪断,嗖一下抽出来,红艳艳的瓜子便从麻袋里露出了小脸蛋。我抓起一把,放在瓦片上,用手指拈起一颗大瓜子,横着立起来,小铁锤对着尖的那头敲了下去——吱,裂开了一条缝。我把它掉了个个儿,敲它的屁股,又裂开了。两片壳分开了,一枚洁白圆润的瓜子仁儿就静静地躺在瓦片上,等待未知的命运。

不久后,它就会跟其他同伴一起,跳进杏仁、核桃仁、橄榄仁、葵花子仁、芝麻仁、椰蓉、金华火腿、冰肉的海洋里,搅作一团,然后被糕粉、白糖、花生油封印在月饼模具里,最后还要经历火的试炼,变成一块香喷喷、油汪汪、层次分明的五仁月饼。

那是大人们关心的事,小孩子只负责过程。母亲也开始忙活起来:买馅料,找饼家,打月饼;挑柚子,选石榴,买板栗,蒸芋头。这些我都兴趣缺缺,我只惦记着重头戏——花灯。

月亮还只半圆,菜市场的花灯铺子就乱起来了。兔子灯、荷花灯、宫灯、金鱼灯、猴子灯、月形灯……大小花灯就像在开会,花花绿绿,挤挤挨挨,热热闹闹,叽叽喳喳。整个铺子比巧克力城堡还要诱人,吸引着一帮小孩子,这里摸摸,那里碰碰。

看了一遍又一遍,月亮还没圆。妹妹急脾气,看到中意的就吵着要买。我倒乐得等,反正最好看的肯定是最后一天才上货,跟压轴似的。

甭管买到哪种灯,粉墨登场的日子是定好的,必须中秋当晚,之前都是彩排。

到了那天,暮色四合,小伙伴们就坐不住了。急急忙忙往嘴里扒拉几口饭菜,筷子一扔,就要玩灯。小心翼翼地把宝贝花灯从床下摘下来,从柜顶端下来,从袋子里掏出来,翻腾出新买的蜡烛,插在灯台上,划亮火柴,点燃蜡烛,出门上楼道里喂瑟去了。

左邻右舍一招呼,孩子们凑成堆,带着自己心爱的花灯,开始游街。

街上已经聚集了灯的海洋,“花市灯如昼”了。兔子灯是萌系的扛把子,白胜雪,毛茸茸,脑袋、耳朵、眼睛、身子、尾巴、轮子,一切都是圆滚滚的。怎么看怎么娇憨可掬,萌到心化成一汪水。

荷花灯走的是淑女范儿,粉嘟嘟的花瓣呈鱼鳞状排列,青绿的流苏像跳舞的裙摆,蜡烛一亮,开启了魔法,盈盈可爱。姑娘们纤巧的手挑着荷花枝子,不紧不慢,迈着碎步,像从仕女画中款款走来,好一个闭月羞花的仙子。

花灯中的顶流,要数最复杂精巧的走马灯。有的是一盏平平无奇的宫灯,突然流星走马,变幻出一幅幅美人画;有的是一辆小推车,上缀两个灯球,车一动,灯球也跟着转圈,光影流转;有的是一尊齐天大圣,金鸡独立,手执一根金箍棒,一路走着,一路转着……

灯海中的“骑马温”,柚子皮灯敢认第二,没灯敢认第一。没别的原因,就是太太太简陋了。取一个柚子,十字划开,1/4的皮剥下,一头打上眼儿,系上棉线,点一截蜡烛,滴几滴蜡油到皮中央,趁热摁上蜡烛,就是一盏柚子皮灯了。有些孩子为了壮声势,显得不那么阿谀,索性拉了一长串,浩浩荡荡一个舰队,倒也有趣。

每年总有几个偷懒的父母,一心图省事,直接在鸡笼外面糊上一层白纸,描眉画眼,扮成兔子模样,哄孩子玩儿。孩子满心欢喜,拖着灯上街,蜡烛一点,兔子肚亮起,鸡笼的轮廓顿时清清楚楚,花灯成了笑柄,还是当众丢人,哇地地哭成了花猫。

还有审美不在线的父母,不知为啥,好好的兔子灯,竟然用绿色的纸来糊,身子也扎得瘦小干瘪。灯一亮,街上的小孩们都捧着肚子笑了:“看啊,那有个绿萝卜!”“绿萝卜”的小主人又羞又躁,小脸儿挂不住了,鱼儿比它还绿。

不过,最热闹的不是灯河,而是“失火现场”。有风有火,就免不了顽皮的火灾。往往是一阵风来,各人忙护住自己的花灯,但总有护不周全的,火苗滋滋滋到了灯线上,风助火势,没一会儿就只剩下灰烬。没了灯的小孩子号啕大哭,闹着再要一盏。看热闹的,叹气的,幸灾乐祸的,惋惜的,小小一个花灯,竟然观照出人性,也是一场浮世绘了。

想到这里,我一抬头,才发现,不知不觉间,自己又来到了熟悉的灯笼铺子。依旧是满满当当的花灯,只是再不点燃蜡烛,而是换成了带电池的冷光小灯串。花灯再也不会起火了,但也再没有温暖或复杂的人性浮世绘。

我扫了付款码,选了一只胖嘟嘟的兔子灯。店主很细心,帮我缠上了灯串。

回到家,母亲看见了,很是欢喜。

我释然。灯火闲坐,家人可亲,别的,都可以放下,何况蜡烛呢。

中秋(外一首)

西杨庄

是一只拍着金风的蟋蟀
夜夜唱《幽风·七月》的蟋蟀
日日歌《唐诗·宋词》的蟋蟀
录制过花木兰的织机声乐
和拍过姜夔的词中岁月

把鸟语翻译成甲骨文篆文壮语
汉语言的蟋蟀啊,可曾把酒问千年
月光,可有天涯白发三千尺
如沧桑野狼般吠月的蟋蟀
今夜,与我同行在苍茫云海间

海角月色
那是天狗吞月
那是时针已指向夜半十二时
那是苏轼水调歌头唱吟过,与我共汉唐
五千年的月光,总是欲说还休
古往今来月的那些事儿

就是你这只蟋蟀,在葡萄酒的醉意里
征战沙场,在战场的野草间点燃烽火
掀李白的青纱帐,夺王维的山居青天
迷信着“月是故乡明”的谶语,
在月圆月缺时刻
邀我们相聚,带我回家

月光

月光
在深山的驿道边亮起
在长城的烽火台上亮起
在旅馆的天井中亮起

田野中劳作的人看过
思念丈夫的后方家园中的妇人看过
而今夜,有谁与我共观?
这五千年前就已经明亮的月光。

如水的月光啊,
可否送我返乡?
到青铜器倒映的青花瓷畔
到浑厚凝重富丽飘浮的乐游原上
洒一路清辉于阳关古道
攀折,清新与俊逸素雅
静静地,
为你,或者为她,
读一本书
读一本月光下的《上下五千年》

王丕立

留守老家的大姐在亲人群里说,割中稻了,她和姐夫年纪大了,请了两个人帮忙割。我悄悄地问,都请了哪三个人,每人开多少工钱。大姐回复说,请了本家大哥正权,李家大哥全忠,刘家大哥必成,每人开了两百元。我一下便愣住了,一是这三位大哥都已是早过花甲之人,二是这工钱也委实太低了,不说弯腰割谷、打稻、挑谷,就是谁给两百块钱让人在田里站一天,那也难熬啊。

停了许久,我在微信里补上一句“工钱太少了点”。大姐向我解释说:“乡里是这行情,我一个人不能破。”我听了,沉默良久,一阵热浪爬上了我的眼眶。从十一岁离开故乡负笈求学,到后来生活在城里,辗转间已过了几十年,可我仍像故乡的一尾萤火,时不时在梦中飞回故乡,在浩荡的月光下清点曾经的点点滴滴。

还记得每到秋天,中稻、晚稻收割进来,像小山一样堆在晒场,往往要连续晒好几个太阳才能用风车运上仓,为了省去挑的力气,谷子晚上都在晒场拢成堆,早上

再用搭谷耙把谷匀开。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屋场上的老人总会讲许多故事。他们的故事都关涉曾经的饥饿记忆。四伯母先起个头儿,讲曾经某个年份,许多人没饭吃,吃观音土,吃榆树皮。母亲又补充说,一些人吃了榆树皮身上痒,腿肿。龙伯母又接着补充说,那些年代,人们遭些什么罪。然后她们都说还是分田到户好,大家都能吃上饱饭了。我大声说:“要是能像电影中看到的城里人一样,早上吃上馒头,时不时还吃一餐肉就好了。”我的话招来了小伙伴们的嘲笑,他们说我一到到晚做白日梦,连母亲也嘲笑我,说我“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槽”。

那个“人心不足”的故事母亲讲过很多次。一对夫妇的吃水井被人施了魔法后,水居然变成酒可以售卖,可那对夫妇却叹息说,要是还能给饲养的生猪变些酒糟出来就好了。看,多不满足!我对“厌弃”敏感,一个人起身,游走在浩荡的月光地里。

月光倾泻,老木屋漆黑的板壁,灰色的瓦片,夯筑的牛栏围子,围子上苦着的茅草,屋前屋后青色的树,都笼上了昏黄的薄纱,如梦似幻。屋场上的母亲们还在谈论

游廊

徐建军撰



我在他乡勤恳地生活着,梦想仍在前方招摇,当我一次次披星戴月走在前行的路上时,我仿佛回到了故乡,我的父母、伯父伯母们仍在月光下侃大山,一下子,我便从生活的焦虑中抽离出来,融进那柔软的氛围中,在艰难曲折中,我又发现了新的希望,新的欢喜。